

文史通義

一
函
八
冊
函

文史通義卷第五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內篇五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

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達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

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曰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秋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訓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

背於名教而枯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

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饗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

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鞞說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戕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問禮必於子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謂之太史公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

著百三十篇

漢書謂之太史公

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

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駙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其有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其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信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磅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

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敘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法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法亦已簡略尙存餽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朱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攷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攷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

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姁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

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稱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勑。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圍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屬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媼。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警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

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已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人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

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
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
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
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
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

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

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

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
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講
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日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

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

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

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尙書梁公李峴節鉞

則有東川節度盧坦

皆李華撰傳

文學如陳子昂

盧藏用撰傳

節操如李紳

沈亞之貞

烈如楊婦

李寶女

杜牧撰傳

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

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

麗如碑誌者

庚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

自述非正體者

陸文學自傳之類

立言有寄託者

王承福傳之類

借名存諷刺者

宋清傳之類

投贈類序引者

強居士傳之類

俳諧爲游戲者

毛穎傳之類

亦次

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

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

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

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

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

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

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辨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

貴糝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糝得之是

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

積古今人所勦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勦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勦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勦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